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作 南 子 郡



大 連 大 眾 書 店 印 行

[

MA
I246.7
696

邵子南著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大連大眾書店印行



3 2285 3244 0

目 錄

- 第一 厲害的地雷……………(一)
- 第二 勇敢的李勇……………(三)
- 第三 爆炸成功……………(八)
- 第四 當啦英雄……………(一四)
- 第五 「不等日鬼子到五丈灣來！」……………(二〇)
- 第六 再來個大槍與地雷結合……………(二四)
- 第七 驚天動地的地雷陣……………(二九)
- 第八 叫地雷應……………(三三)
- 第九 李勇是怎麼病倒的……………(三五)
- 第十 李勇運動……………(三九)
- 第十一 李勇病是怎樣好的……………(五三)
- 第十二 猛得吓死人……………(五八)
- 第十三 英雄榜上第一名……………(六三)

第一 厲害的地雷

地雷像個大西瓜，

翻開地皮埋上它；

澆上了鬼子的血和肉，

讓它開一朵大紅花！

這是警察黨民兵們唱的「地雷歌」。多少民兵都學會啦玩這個把戲。

地雷着實像西瓜；有皮，有剝，有瓜蔓；要種，要澆，要開花。不過這西瓜是鐵皮，火藥瓤，西瓜蔓子又細得不像樣子。你要碰上它呀，就請你扭一個秧歌舞。只消扭一上，就請你安安身身睡到地上。就拉你，你也莫想爬起來。起來得了，也只有進棺材睡你的萬年覺去。這號鐵皮火藥瓤西瓜，大的要幾個人抬，小的一個人拿上幾個也不嫌沉。民兵們見着它呀，一個個口裏不言語，心裏笑迷迷的。有了它，就算有了膽兒啦。

埋上它，用不着和日鬼子見面。你瞧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寸步難行。走小道，小道也一樣。他就有竄啦，在麥苗上竄，在水裏頭拖着那雙穿牛皮靴的蹄子竄——就沒有走的樣兒，只好叫它是竄

嘛——慢慢兒，麥苗根，水邊，也張嘴咬人啦。

一羣日鬼子在河裏竄了半天，乏得不行啦，要上岸。說老實的，不上岸也不行，順着河走，到那兒去啊，上東洋大海變王八麼？他們就看準啦一個地界兒，都上岸啦。不放心，叫扛機關槍的佔高處。去啦，我好了個地勢，把機關槍往上一架，『轟！』連機關槍帶人飛上去又跌下來，槍使不得，人也使不得啦。

這還不算。

日鬼子進村也好，走道兒也好，學會了畫圈圈，在圈圈當間，壓上個紙條兒寫着：『小心地雷！』一個村，他可以畫上百十個圈圈，圈來圈去，還是動不得，走不得，挪不開脚步，一碰就響。

日鬼子怕啦，寫信給武裝部，講條件，武裝部不跟他講條件，却告訴他：

『不怕死，你就來吧，不會嫌少的，够你吃的囉！』

爆炸手們都知道：

管你騎馬乘車，

管你費盡心機，

我要埋上地雷，

你就寸步難移！

地雷就是這個樣子；看不見，摸不着，天羅地網，一碰就着。一九四三年，出了個李勇爆炸英雄，他爆炸得這樣好，人們把爆炸運動叫做李勇運動。

第一勇敢的李勇

李勇是阜平五丈灣的人，從小就跟着父親養種着不大點子不打糧食的嘎咕地，吃着多半樹葉，少半糧食，過窮光景。長到抗戰開始，是個又黃又瘦，個子不高的少年。

小伙子性子急，像乾透啦的劈柴，就見不得火，一點就着，着就沒完。又愛惹事，是村裏的一個孩子頭，鬧起事來，一窩蜂似的，那才是天不怕，地不怕。幹什麼也靈，就是進不得學校門兒，認字兒，認得快，也丟得快。他又忙，三天在地裏受苦，兩天在學校裏讀書，先生又死，書又蹩扭，這小伙子就沒好好兒學習過。丟開書，出啦學校門兒，就是他的天下啦。要是新社會的新教育，這小伙子還可以成一個好學生嘍！

他一看見八路軍，就哭着嚷着要當兵去。八路軍住在村裏，一個個小伙子滿得勁兒的，到這到那，快活吧，不用說啦。村裏小伙子沒有個心是穩的，晚上都睡不着覺。老的見勢不對，把他關起來。八路軍走啦，他扳着窗戶框子盡啼哭，眼見村裏的人們，有大人，也有小伙子，都穿着新軍衣，揹着槍在隊伍裏頭嘍。這不是乾着急，白瞪眼嘛！

等啦好久，老的把這事兒忘啦，叫他到姑姑家措糲去，他可沒忘嘍，出啦門兒，就直跑到下平陽去，那兒有八路軍，說是要出發，過鐵路東去。小伙子可歡喜呀，心直闖直闖的，就去找八路軍，別

人把他引去見指導員，指導員說：

「別是偷跑出來的吧？」

小伙子臉紅啦，說：「跟老的說好了的。」

指導員說：「那好，換衣服吧，待會兒就出發囉！」

小伙子說：「行囉！」

穿上一身嶄新的黃軍裝，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，就等出發。隊伍就出發。小伙子問一個正在擦槍的戰士：

「快出發啦吧？」

那戰士噠噠噠他。「早嘯，還沒吃飯嘯，吃罷飯，約摸得睡覺嘯。你先歇着吧，聽命令行事。」他又到廚房裏去看，哈，隊伍上作飯真慢呀，那大的火，水就不開鍋。小伙子就停不住，非轉搖着不行。在廚房裏走來走去，炊事員說他餓啦，把飯作好，找啦一個碗，盛啦一碗飯，遞給他：

「先吃吧，看你餓壞啦，你還沒吃早飯吧？我還要炒菜啦！」

小伙子端起來吃啦一口，就放下啦。

「怎鬼的，飽啦？」

「吃不進去。」

小伙子撒腿跑啦。好容易吃罷飯啦，又見一個個展開被子睡覺。小伙子急得不行，一個小鬼叫他睡：「睡吧，別晚上行軍又打腰疼！」

「我不乏。」

「不乏也得睡，到時候兒，乏啦，不給睡嘯！」

他就不理，待在牆角落裏，巴望着出發，怕他父親尋來。人們都呼呼睡去啦，天又不黑，這些人真能睡呀！白天不好走，要等黑間呀，也不怕黑間走路看不見嘯。唉！老的昏頭昏腦尋到別的地方兒去就好囉！

天黑，他也靠着牆角落睡着啦。

突然，一陣聲音把他吵醒，他睜開眼睛，他父親站在他跟前，戰士們還在院子裏集合。他一想不對，站起來就溜，父親攔住門子，一巴掌就把他打啦個跌。

「還不給我脫下來！」

父親把着門，捏着拳頭，硬逼着他，他直互互啼哭。登時鬧得天紅，指導員也來啦。說他不該偷着走，叫他回家去。他越哭越兇，父親把軍衣給剝下來，他滿身都給汗濕啦。他還哭着，隊伍在喊口令，報數，出發。他直氣得跳脚。

都走啦，父親拿拳頭逼他回家去。小伙子嘛，胳膊不過大腿，什麼都完啦，走睜。走一路，就

哭了一路。見着莊稼地就鑽，鑽進去又給拉出來。走不了幾步又鑽。走完二十幾里，回到了家，父兒倆都累得不行——就不是走路，是打架！

他直癩了一宿，第二天，又整天不吃飯。

老虎不吃兒，當老的跟他妥協啦，盡向他說好的，什麼也依他，把他制住啦。

李勇沒當成八路軍，很快，在村裏參加了共產黨。後來，人們選了他當抗先隊長。

大啦，當武委會主任。民兵改組，武委會改爲中隊部，他是中隊長。

棒小伙子嘛，心眼又靈，又熱心，又翻啦身，不光是不挨打受氣，還在地方上辦事，還不是魚兒見水，龍歸大海，草木逢春嗎？他學會啦使槍使雷。在使槍上，雖不說百發百中，也得打個不差碼子。在使雷上，他能够在平光的打麥場上，把地雷埋上，無踪無影，就最好的爆炸手也找不出來。各種地雷陣，游擊戰，蠶子戰，麻雀戰，更是頭頭是道。

只是在一次『反掃蕩』裏，父親給日鬼子殺死啦。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父子嘛，誰不着急？李勇找啦兩天一宿，找着啦，他也倒在地下，昏迷不醒。醒轉來，咬着牙巴，不叫嚶哭，領着哭得昏天黑地的娘、妹子、弟弟，把父親埋啦。父親一死，生活困難得不行，該他當家，他還不到二十歲。悶啦幾天，就拾掇出一幅擔子，找好秤，和鄉親們對落出幾個子兒，到四外趕集賣粉麵去。

第三 爆炸成功

小伙子，蹩在村，

白天心裏直發慌，

黑間睡覺不安身。

一九四三年，五月十一日，他挑着擔子，到下平陽趕集。一路上，盡是棗樹林，棗兒花開，太陽又大，蜜蜂兒嗡嗡的。走熱啦，他把衣服脫下，搭在擔子上，正悶着腦瓜兒閃着擔子跑驢，一個人在叫他：

「李勇！」

他抬頭一看，是區裏大隊長。就說：

「上鄉呀！」

大隊長說：「下鄉！日鬼子來啦，奔襲我們阜平嘞！」就把情況兒告給他，還說：「可能打你們村過，地雷，你們得準備嘞！」

李勇順口就說：「那我就回去吧！」

大隊長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雷要響得了呀！」

李勇說：「說的！」把擔子放下啦。

大隊長說：「你這擔子？」

李勇說：「不吃緊，交給個熟人好啦！」

一回頭，看見個空手熟人，把擔子一指：

「日鬼子來啦，別趕集啦，你給我捎回去吧！」

披上衣服，他扭頭就要跑。那熟人拉住他：

「怎麼回事呀！說清楚呀！」

「你問大隊長吧。」

說吧，撇開腿，一個跑步去啦。大隊長說：

「這小子，真利索！」

回到村裏，氣喘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叫中隊副召集民兵村長轉移群衆，自個兒去拾裝爆炸工具。這
個五丈灣的民兵又不同點子，動作快，給李勇養成啦那麼個脾氣。他這裏拾裝清楚，民兵也齊啦，出
啦探，放上哨，他就去看日鬼子要走的道兒，領着民兵，仔仔細細佈置啦個地雷陣。村裏人們正在轉
移，他掌握住民兵，到北邊小坡上，專等日鬼子到來。

這一天，出探的沒回來，日鬼子沒信兒，連遠遠兒的炮聲也沒有，村裏人們在山裏睡覺，他們在村邊熬啦頓菜飯吃啦，輪班睡覺，熬啦一宿。第二天，五月十二日，天明，出探的回來，報告日本鬼子打王快上來啦，鍋裏飯剛熟，吃啦又一起拉上北邊小坡去。

天氣還早，又是個陰天，爬啦約摸一個時辰，日鬼子打那長滿棗樹、榆樹、槐樹、綠蔭蔭的道兒上露頭啦。拉了一長串，有二三百，慢慢兒，一直過來。

眼睛睜看着日鬼子朝地雷陣走去，李勇氣也不出啦，衆人也一二十隻眼睛都看定那打前走的日鬼子的脚。日鬼子進了地雷陣，一個進去啦，一個進去啦，又一個進去啦。李勇他們就等着地雷響。那聚精會神的神情呀，真是：

耳不旁聽，

目不旁視；

忘了自己，

忘了旁人。

什麼都不想啦！千種聰明，萬種本事，全忘啦！——這光景，打慣游擊的人們都知道，這麼爬着，爬他個一天半天，真只當一會兒事！不餓，不冷，太陽晒着不熱，不洒尿，不拉屎。說他傻不是傻，說他癡不是癡。腦瓜兒捨着，嘴巴兒閉着，臉上皮肉死。就是眼睛，明晃晃，看定前方不離！誰

的手動一動，衆人心頭格賦死！風兒不吹，鳥兒不叫，呀，太陽早偏啦西。

他們等着地雷響，地雷不響，日鬼子一個一個擦着地雷邊過去啦。要是猛一聲響呀，你們說，那會成什麼樣子？就不響！過一個，李勇臉上變一種顏色。連過三個，李勇臉黑啦。這個黑法，好比烏雲堆滿了天，好比那無底洞兒黑沈沈，好比那黑夜只等雷閃光。

唉，地雷就這個缺點，躲不着，它就不響。一條寬寬的道兒上，那有那麼容易就端端躲着？就再窄的道兒吧，也有個脚前脚後，沒有非躲着不可的道理。我們有多少地雷陣，就這麼白擺啦。這時才急死人呀！可是，一直就沒有辦法，誰也沒想出好法子來。

李勇是好強的，打架就打不贏，也得死扭着打下去，非打贏不可。又愛捉摸，捉摸不透，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着。你瞧，李勇靈機一轉：「你不踩地雷，我得叫你踩！拿槍打，怕你不亂。亂啦，怕你不踩！除非你的腦瓜兒是鐵的！」心裏頭這麼一想，臉上的黑氣早散啦一半。李勇拿起大槍就打，還響聲向衆人說：

「打！」

衆人說：「打不得！」

「不敢暴露目標！」

「不打，他不踩地雷！」李勇說着就是一槍。

那一槍，好比鴿子撲小鷄，好比長江歸大海，槍子直落到頭前那個日鬼子的頭上。

日鬼子這邊登時一陣大亂，前擁後擠，這個的槍碰着那個的腦瓜兒，前面的手拐撞壞啦後面的眼睛，頭兒還得東張西望，脚下又要趕奔前程。天崩地塌般一聲響，一股藍煙升起，塵土石頭一起飛——雷響啦。這吓子，紅的白的鬧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賣豆腐腦兒，擔子翻啦，長腿、短胳膊、腦瓜、爛皮、碎肉，擱啦遍地，好像日鬼子在學水滸傳上孫二娘開人肉作坊，軍帽、軍衣，飛上樹梢，槍筒、子彈，丟啦一地，好像日鬼子在擱雜貨攤，這邊就這麼鬧成一團。

那邊，李勇的臉，早變啦顏色，好比黑森林着啦大火，好比日出烏雲散，好比雪地梅花開，好比悶熱天氣下猛雨。李勇滿臉通紅，心跳個不住，急忙喊：

「打！趁這亂勁！」

一陣槍子兒，就像亂鴉投林，都找着了自已的對象。

這時，日鬼子顧不得辨明情況，打嘯？還是顧得跑嘯？自然囉，三十六計，走爲上計，該跑——「呀，道兒在那兒擱着，誰又知道那兒不盡是地雷呀！——日鬼子看見道邊兒，朝南有個缺口，一條岔道通向河灘，狗急跳牆，就洪水崩決似地向那兒湧去。各自拚腿長，賭力大，推着，擠着，爭先恐後，好比目連戲上，目連一禪杖打破枉死城，萬千餓鬼一齊往外跑，擠在門上一般。

就在這裏，李勇預先埋上啦一個特號大地雷，算好日鬼子要打這裏逃命的。日鬼子擠得最緊的工

夫兒，雷響啦。登時重重疊疊，倒下一堆日鬼子。

李勇再打一槍，打倒那竄到前邊去啦的騎馬的軍官，收了場。日鬼子到啦河灘，一直處處個不住。

第四 當啦英雄

這一仗，打開啦地雷戰的新局面。記着：在地雷戰術裏邊，打李勇起，加上啦大槍。這叫做「大槍和地雷結合」的戰術思想。北嶽區區黨委公佈他是模範共產黨員，武裝部和軍區聶司令員都嘉獎啦他，號召全體民兵向他學習。不到兩個月，從南到北，從東到西，在好大的地面上，人們唱開啦一隻歌子：

不怕敵人瘋狂進攻，

我們民兵有的是英雄，

滿山遍野擺開了地雷陣！

呢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五月十二那天早晨，

敵人向那五丈灣前進，

敵人走進了李勇地雷陣！

呢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是李勇！

李勇拿起了他的快槍，

一槍就打死了一個敵人，

敵人亂跑就爆發了地雷陣！

呢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兩個地雷炸倒了三十三，

一槍又打死騎馬的軍官，

敵人哭啼啼就離開了地雷陣！

呢！聰明勇敢的要算李勇！

李勇要變成千百萬，

千百萬的民兵要像李勇，

敵人要碰上千百萬李勇地雷陣，

管叫他一個一個、一個一個都送終！

太陽昇，太陽落，曇天過啦轉秋涼。這歌子唱得全邊區民兵爆炸手們手早癢癢的啦。

那李勇，爆炸成啦功，遠近馳名。——在管察冀，一個莊戶主成啦鼎鼎大名的英雄，鬧得這麼紅火，還是第一次。——新聞記者、畫畫的、作曲的、照相的，各級幹部，一個又一個地到五丈灘來看他，誇他。他，二十二歲，挺壯的中等身材，一本正經的臉孔，挺硬的說話口氣，穿着件家裏挺新的衣服，忙來忙去，和人應酬得來，人都滿意。村裏人們看見李勇走來，就說：

『我們的英雄來啦！』

李勇知道，這是跟他開玩笑，不是刺他，就笑一笑，追上去，抱着捧捧交就完啦。

他挑着粉麵擔子趕集去，一路上就常聽見人們說：

『看！那就是李勇！』

有的說：『個兒不大，倒了不起嘞！真看不出！』

『海水不可斗量嘛！』

有的說：『你說嘍，一個莊戶主比縣長還有名！』

又有人說：「共產黨真會提拔人材！」

他遇見了從來不認識的人也當面就叫他：「李勇！」好像很熟識似的。

李勇啊，臉盤子又愛熱，一熱就熱到耳根，自個兒心裏越來越難受。

「怎麼辦啦？名氣大喇！」又想到：「這是上階培養我，開展爆炸運動，」陰。又一想：「大槍和地雷結合，可不是我先想好了的呀，下次日鬼子來，又得怎麼打呀！又不能照樣兒打，一遭兩遭行囉，多打，還不壞啦！打不好，又怎麼對得起人？」

外面看他，倒還蹦蹦跳跳的，不知道他心裏可煩死啦。他就常到區委、縣委去，這話他倒沒說出來。區委也好，縣委也好，也常找他談，很尊重他的意見。李勇嘛，是個模範共產黨員，民兵裏頭的英雄，各級黨都要培養他，——這思想，李勇自個兒也明白。所以，他去的工夫兒，心裏想到有許多話要說，要說什麼，又說不清，就越走越慢，進門兒的工夫兒，就害羞起來，見啦面，就說不出話，自個兒心裏頭盤算着：「下回日鬼子來，能搞得出個樣兒嗎？不要垮啦，辜負黨司令員他們的心腸！」區委書記告訴他：「李勇！只要自己堅決，為群眾着想，打擊敵人的時候兒，又愛想辦法，就沒有問題——人啦，一驕傲，就得脫離群眾——尤其是出名的人，就更不同，你馬虎一點，群眾就不理你了。你離群眾一寸，群眾離你一尺！」說得李勇滿頭大汗，臉又紅啦。區委書記又說：「黨司令員嘉獎你以後，呃，尤其是你是公開的共產黨員，村裏人都把眼睛擦得亮亮的在看着你嘞——他

們說你有點驕傲。」

李勇告他，他自個兒沒覺着一點，又說：「我呀，我也是莊戶主啊！沒有黨呵，還有我李勇？沒有上級搞民兵，搞地雷，還有我李勇？光我一個，五月十二，也炸不了敵人呵！」又叫着區委書記的名字說：「你長着眼睛看吧，看我李勇變不變？事變第二年，我就要參加八路軍扛槍桿兒去，我爹煽着巴掌把我提溜回來，多會兒想起，我多會兒還想去嘞！我爹死啦，家裏又沒有人，要走也走不了啦，我就想，在村裏搞吧，不出去啦。這回上級培養我，晉察冀日報又把我登出來，人們看見我就議論，我腦瓜兒都拾不起來啦！就怕我不爭氣啊！上級要我怎麼，我就怎麼，就拚命，我也來。我就怕人家說我驕傲，我那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呀！我一想到這個，唉呀，心裏頭就像刀子利着似的！」

區委書記安慰他：「李勇！好好注意，就能搞好的。群眾那個不佩服你？黨也實在要培養你。就是因爲你能爲群眾爲黨作事嘛！多注意，不要看不起人，多聽大家的意見。」

越談李勇越急，就不承認自個兒驕傲，區委書記也明知道他的性子，暫時放下不談啦。

從區上回來，李勇的態度變啦。原先開會就光聽見說話，好些啦。原先看見人跟他爭，就越吵越兇，現在正吵着他會一聲不響，等別人不說，又平心靜氣地說自個兒的道理。開初覺得難受，後來好啦，慢慢兒，能作到接受別人的批評啦。原先就不能批評他，平白他也會發火。村裏人們也說：

「李勇變啦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當啦英雄，人老成啦！」

又有人說：「這小伙子，這麼着下去，真有望！唉，出了這麼大的名，要是別的小伙子，早燒死啦！」

趕集，在路上，區委書記再碰見他，也說：

「李勇——這一陣子，你幹得不壞呀——好好兒捉摸打游擊吧，情況兒又有些變化啦——日鬼子報上還登着你的名字嘯。他們也研究李勇爆炸戰。——好好兒幹一幹吧，日鬼子來，叫他知道你的厲害！」

李勇說：「看着我有什麼不合式的地方兒，勸說着點——日鬼子要來？叫大隊長多給我們發點雷呀！」

他們研究啦一陣莊稼，又研究啦一陣地雷。分手的時候兒，李勇把擔子換啦換肩，笑嘻嘻地說：

「你看我還像原先那樣勝吧？」

區委書記也笑嘻嘻地說：「好得多啦！」

第五 『不等日鬼子到五丈灣來！』

李勇挑着擔子直到集上去，賣到後半晌。及做買賣，又盤算埋地雷，正是一心筆兩場！中秋節快到，生意雖然紅火，老百姓總有點慌張，人們在傳說着：『日鬼子在到處增兵啦！』他捉摸着：『快散集啦吧，家裏事兒還多着嘞，叫人到區裏挑地雷，拾撿爆炸工具，打游擊爆炸組游擊組的伙食，娘他們……』正捉摸嘞，聽見在鬧哄哄的人們裏邊有兩個人在嚷：

『老天爺，你在這呀！我腿跟斷嘞！情況兒不對呀！』

『毯，聽見風聲就是雨！日鬼子，兵還不出動嘞！』

『唉，我就怕到啦跟前，白瞪眼嘞！』

『看你這回膽小勁兒！你瞧人家爆炸英雄李勇還在集上嘞！』

『回呀？』

『你回吧，我不嘞？』

『回呀！』

『你瞧，誰像你這股慌勁兒？』

『別瞧人家，人家損失一點半點的，人家有嘞！人家輕氣了了的，你也跟人家學呀！』

有人說在這集上賺的是父子倆，也有人說兄弟倆，還有人說是打架。

開始，李勇聽見說他的名字，有點害臊；後來，他越聽越不對，心裏麻煩起來啦。

「唉呀，我還不回去！還有心思待在這裏！日鬼子嘍，誰保得定他什麼時候兒出發！說來就來，我乾忙也沒辦法嘞！就是要做買賣，也該先拾掇好爆炸工具再來呀！」

他偏着腦瓜兒看看太陽歪在核桃樹樹梢兒上，立起來，挑着擔子就走。在路上，一氣也不歇，到家。

到村公所，村長不在，村長家老婆子在發瘧子，村長請醫生去啦。找支部書記，趕集去，還沒回來，他在集上，先還見來着。和中隊副副嚨幾句，中隊副派人去挑地雷，人們都在地裏，中隊副自個兒和一個小伙子去啦。他回到家裏拾掇爆炸工具，就整着不呼氣。

吃罷晚飯，他又到村公所去。幹部們回來啦，他和他們商量，要開個會，討論準備反「掃蕩」工作。會沒開完，中隊副他們打區裏地雷回來，還帶來區裏的信，叫搶收，還號召民兵；「一手拿槍，一手拿鏟；鬼子沒來是突擊手，鬼子來啦是神槍手。」會開啦半宿，又發啦中隊部的通知，李勇才回家睡覺。第二天天明，李勇又到村裏集合民兵，搶秋，鬧了一早晨，回家吃早飯。

他娘，他妹，他弟弟，都各個端着碗米湯，拿着個菜餅子，蹲在階沿上吃。李勇還蹲得遠點，靠近豬圈。一條小豬咬咬咬在爛泥坑裏轉。李勇邊吃邊說：

「又要打游擊啦！——這回跑遠點，把豬也賣啦雞巴的！——碰見日鬼子千萬不要說出我的名字，更不要說我是你們哥哥。我倒不怕，就怕你們受制。這回打游擊，我回家的工夫兒少啦。」

他妹子挺能幹，是村裏挺活動的脚色，村劇團更少不了她。他弟弟也實在機靈。他們邊聽邊囁嚅，都句句記在心。吃罷飯，李勇又去指揮大眾搶秋。

好幾天，李勇就是不哼氣，人們在一塊兒逗笑，他佯裝在暖角落裏抽煙，和他開玩笑，他一笑，自個兒走啦。

搶秋是挺緊張的事，村裏連婦女都動員啦，中隊部把槍把地雷也帶了去。不到六七天，把能搶的都搶啦。最後一天，太陽落山啦，李勇和中隊副走在一道兒，邊走，李勇邊說：

「搶下來，心裏的大事兒放下啦！就是，呃，日鬼子也快來啦！這一道，不好鬧呀，日鬼子也研究咱們的地雷嘞。」

中隊副說：「他研究，來啦，還不是埋暱。」

李勇說：「呃，不沾，得想新辦法。」

中隊副說：「你說吧，什麼新辦法？」

李勇又不哼氣。中隊副老問，李勇說：

「難！得捉摸呀！我心裏煩死啦，我也合出來啦！」

到村，人們把中隊副叫去啦，李勇回到家裏。對付着過啦一夜。

第二天，情況緊些，村裏人們全部轉移，中隊部出探放哨，游擊組、爆炸組、過集體生活。李勇比每發更老成啦，把村裏都仔細檢查過，才把游擊組爆炸組拉上山，進山溝裏去，油鹽柴米都開清楚。都就緒啦，李勇開開啦，又像每發似的。那時，吃罷晚飯，李勇把筷子一扔，站起來，大聲說：

「貪鷄巴的，你日鬼子來吧，給你個「鞏期嘍」！今兒又過開游擊生活啦！」

不說不明白，「鞏期嘍」是李勇說地雷爆炸的老說法。

「走，四兒，講一段兒孫猴兒去！」

這一宿，鬧得很夜。天明前，吃罷早飯，上山。太陽出來，衆人正圍着鬧嘍，出探的回來啦。出探的報告：

「日鬼子從平陽來，快到鐵嶺啦。過啦數，有五百一十幾個，還有一大把子牲口，沒有過數。」李勇立起來，手裏提着槍，一隻手比劃着，說：

「走！不要等日鬼子到五丈灣來！——到鐵嶺西梁上打他去！」

邊說邊邊笑嘍，邊邊地就往嶺下走，李勇的腿真帶勁兒。游擊組、爆炸組的小伙子們，也又說又笑地，跑着跟下去啦！

第六 再來個大槍與地雷結合

好民兵，

真勇敢！

好比發山洪，

好比猛火燃；

聽見敵人來，

水隔不開，

山擋不住，

累不倒，

喊不退，

一直向前，

就不轉彎！

打仗嘛，不是讓人家打到自個兒顛瓜兒上才還手的事。

那正是中秋節後，前些日子天氣熱，頭天下啦雨，這天天氣涼，是打仗的好時候。

他們越山過嶺，飛也似的趕去，那快勁兒，只有棒小伙子講得出。趕到，日鬼子還在鐵嶺村裏。

放上哨，瞞着日鬼子的行動，在這兒上埋啦地雷，才一起拉到西邊大高山上。李勇說：

「伏着就別動呀，我不叫打就別打呀，看日鬼子怎麼着再動作呀！」

李勇說了又說。衆人都伏好啦，李勇還說：

「不要亂呀！」

民兵打仗和正規軍不同。尤其是一九四三年的民兵，正普遍參加戰鬥的開頭，一九四三年以前，民兵還只能是個別地方兒的直接拿槍上陣，大多數村的還是擔架運輸帶路啦。這是拿北嶽區來說，阜平更是這樣。阜平是完縣縣，最鞏固的。所以李勇說了又說，不說呀，倒不是就心大家怕，是就心大家太猛，會出岔兒的。因為有五月十二那一遭，大家會輕敵的。

伏子一個時辰，快不耐煩啦，日鬼子在屈里拐彎兒的山溝溝裏露頭嘞。剛露頭不久，日鬼子又不動啦。

原來，日鬼子怕啦地雷，沿路就膽兒小，到鐵嶺村，捉啦一個老百姓，問：

「有地雷沒有？」

老百姓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踩着老百姓的脚印兒走。

打啦一陣，老百姓就不改口。這個老百姓也着實不知道。日鬼子沒辦法，就叫老百姓領道兒，就

走一個節，看見山太險，地形不利，又不敢走啦，又問老百姓：

「有八路軍沒有？」

老百姓還是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又打，打得老百姓滿臉是血。日鬼子也看出這個老百姓真不知道，是一個粘糊的莊戶人。沒有辦法，只好悶着腦瓜兒走。

山上人見日鬼子到地雷邊啦，歡喜極啦，有個小伙子就問：

「李勇，打吧？」

李勇趕快說：「可別！」

那人還想說，下邊「轟！」的一聲，地雷響啦。

那日鬼子中啦地雷，就一齊爬倒地上，直哆嗦。

那人又問：

「打吧？李勇！」

聽見這麼一問，衆人耳朵都立起來啦，都想打。該打呀，這多麼好打！衆人這時呀，真好比百萬

斤重的一塊石頭吊在一根頭髮上，非掉下不沾，機柄上扣着的手指頭，就要響啦。

李勇說：「不！」

李勇這個不字，說得聲音挺小，挺堅決。衆人一齊看他，他臉上神氣挺自然，兩眼兒看着下邊不動。『這是怎麼鬧的呀？』衆人都鬧不清。李勇還是不動。中隊副也忍不住啦，叫：

「李勇！」

李勇還是不動，只說：

『等一等，還不到時候兒。』

日鬼子爬啦一陣子，起來收屍。整個部隊拉到南山根休息，那顆心呀，猶抓了似的。那口氣呀，就上下不接。密密層層，挨挨擠擠。

李勇說：「打！」

這還用說，槍子兒一齊飛噏出去，衆人渾身舒快啦。這時候兒，你拿再痛快的事兒跟他們換，他們也是不幹的。還有什麼事兒比痛痛快快地打擊敵人更舒快？尤其那剛下手的工夫兒！這一群小伙子們的勁兒，拿出來啦。

22

下邊日鬼子東倒西歪，又奔又竄又騷擾。半天，日鬼子才聚隊伍，向南梁上爬。

一個游擊組員說：「走吧，日鬼子要佔好地勢，跟我們幹啦！」

李勇說：「伏好，別動！伏好！」

衆人剛把自個兒在地皮兒上貼得緊緊的，日鬼子在南梁上支起五挺機關槍向西梁上射來，又轟大炮。那樣槍子兒打在人們那頭前的土坡上，卜卜赤赤，噼噼冒煙。飛機也來啦，擦着西梁崗吼來吼去，吼不出道理來，走啦。機關槍大炮也嘩巴嘩。

李勇勸啦，叫衆人瞄準，打開槍揀子槍。日鬼子的機關槍再響，他們撒啦。

路上，打着身上的土，李勇說：

「今兒就是這麼回事囉！地雷勁兒不大，日鬼子又都爬下啦，還打什麼呢？還不是浪費子彈？等他們休息，才是好機會。日鬼子上南梁，他梁上就上，我們跑他幹嗎嘞，佔好了地勢兒，他再好的傢伙也不頂事兒。他不打，我們就撲着打啦。他的火力強，我們打下去是抗不住的，人家拿火力壓着，上來人，怎麼辦？這才撒啦。」

他們走啦好遠，那機關槍還在響着。鑽啦一條溝，又上大梁，李勇說：

「今兒我可怕嘞，怕打不好。你們老催我打，又不是打的時候兒。」

上啦梁，回頭一望，日鬼子上啦他們原先爬的那兒。衆人佩服李勇。李勇乾脆利落地说：

「呢，得多捉摸。」

策七 驚天動地的地雷陣

下山的時候兒，李勇和爆炸組長商量：「日鬼子會有那麼一天到五丈灣來的，給他擺上個紅火的地雷陣等他。」吃罷晚飯，他們去了一遍，着手準備。

兩天後，日鬼子果然分兩路合擊五丈灣，要拔掉五丈灣這顆釘子——爆炸英雄李勇。這兩路，東邊打王快上來，打一面黃旗；西邊打王柳口下來，打一面白旗。

這兩路，越靠越近，只差半里地啦，沒看見一點動靜，沒聽見一聲槍。北邊山上，坐着的李勇，聽着游擊組，聽着爆炸組，到處的群眾，臉都白啦。日鬼子這樣的行動，他們還是第一次看見。兩路合擊，還打着這兩面旗！他們合在一塊，要幹什麼事呀，這兩條長蟲！

突然，上邊「轟！」倒啦打白旗的。下邊「轟！」倒啦打黃旗的。有人忍不住說：「日鬼——」看李勇臉色不對，不言語啦。

頭回：五月十二，日鬼子踩着地雷，李勇的臉黑啦。這回，李勇的臉白得怕人。兩回的關係不同；頭回是氣填啦他；這回是任務重大得多，真正提心吊胆。日鬼子研究過他的爆炸戰術，那麼，怎樣才能叫日鬼子吃虧呢？怎樣炸開局面，才對得起黨，才對得起那麼多的衆人呢？這回，日鬼子那動作，就像是下啦決心來惹李勇的。這時候兒，就像有多得很的眼睛都看定他的臉孔，多得狠的手指頭

都戳點着他的脊梁：「李勇！炸得怎麼樣？」老實說，李勇是有把握的，他和爆炸組長把地雷陣佈置得挺週到，當佈置好的工夫兒，爆炸組長還跟他說：

「日鬼子就來吧！他走得了，除非他不碰地皮。」

李勇看啦又看，捉摸又捉摸，再週到沒有啦，也一坨石頭落地，看着實實放心啦。就是呵，滿啦的水還怕傾嘞，牢靠的堤還怕螞蟻洞嘞，打槍就怕手顫嘞。

正在這工夫兒，又一「轟！」噓一聲，上邊的去拾死屍，又炸啦。那群日鬼子就只好遠遠兒爬着，只嚇蒙，不動彈。下邊的，倒好一些，把死人上啦馱子，叫兩個人到村裏去找門板抬傷兵。但是兩個人在門邊碰噓地雷，倒地成啦死屍。

上邊的，下邊的，都不敢動彈噓，好比石凍臘月天，凍住啦大小河流，好比人們跑不及啦，鑽在草堆裏，日鬼子到啦草堆前，不走，還坐下抽煙，抽一陣子煙，還放火燒側邊的幾個草堆，那鑽着的不敢出氣一敬。好一陣子，上邊的動噓，下噓決心，要冒險。——這麼爬着也不是事呀，該爬到何年何月呀！——起來啦一個，在那哇噓哇噓地罵着找地雷，找着啦，用手扒，一會兒，也真的扒出啦一個。——好運氣，算是在老虎嘴上拔啦一根毛！——他哈哈大笑。別的日本鬼子也起來，看着哈哈

大笑。

山上有一個人叫：「李勇！」

李勇神色不動，說：「看着吧，沒有完嘞！」

山上話剛完，山下又「轟！」啦一聲，站起來的都倒啦，正笑得最高興的時候死啦，好比邦氣泡吹大啦猛地炸，好比那要飯吃的歡喜過度打啦碗，好比吊着老虎鬚子打鞦韆，真正是樂到死上頭啦。

滿山群眾都笑起來，喊：「炸得好！」

下邊那一股急啦，又不敢動，只好支起大炮，向山上放了二三十發，就好像是吹啦牛皮，沒人理他。

又過啦一陣子，兩邊對着罵嘴啦一陣，都走啦回頭路。走不了幾步，不敢走大道，都衝着稻子地走。

山上，民兵、群眾，都樂啦。李勇帶着民兵下山。掩啦日鬼子血，拾起那面白旗。

打這天起，日鬼子走大道，大道炸。走小道，小道炸——，這不用說。莊稼地也炸，渠道也炸。

日鬼子走河裏，河裏陷，走葦子地，葦子地也炸。李勇他們那天也是天黑的工夫兒開會，猜日鬼子第二天要走的道兒，估計精確就連夜埋，有時候也早晨埋，越猜越準，越炸越切實，李勇就像着了火似的，白天、黑間，就不安身，臉色兒青虎虎的，眼睛紅紅兒的，山上、山下、溝裏、溝外，跑個不停。隨便什麼地方兒也睡得下，隨便什麼東西也吃得下。黑間，早晨，埋雷，白天提着槍帶着衆人在山邊、村頭、渠道裏，找機會打日鬼子。那日鬼子也像發狂啦，拿着李勇的圖像，橫衝直撞，走到

處，「轟轟！」地雷直響。走過後，血呀，死屍，丟啦一地。他們也拚死找李勇，李勇也到處打他。有一遭，李勇只隔一文遠，日鬼子還沒有看清楚他，他倒看清啦日鬼子，鑽啦。還有一遭，李勇在小山坡上，給日鬼子機槍打着，步兵追着，李勇跑出來，渾身都是土，這不是跑出來，簡直是全靠着滾，溜出來的。那四山群衆，每天看着險惡的地雷戰，看得發了呆，禁不住渾身發跳，喝「好！」叫「妙！」……他們寧願冒這個危險，日鬼子上來才跑。

第八 叫雷雷應

日鬼子搜出，捉群衆，找李勇，放火，殺人，簡直發了瘋。就有這麼一天，日鬼子把李勇的妹子和弟弟一起捉去。捉的時候，在別處兒，日鬼子也正追李勇。

原來三十多個日鬼子，帶着十多個僞軍，在山上追群衆。追來追去，看見一個手提大槍的小伙子，個兒不高，腿快，不慌不忙，老掉過那張一本正經的臉來看他們，提着槍又像是要打，又像是不打。追着，踏翻啦一個地雷。日鬼子官兒一吓子想起那小伙子像李勇，就命令死追。還通知。

『那是李勇，別讓他跑啦！』

追了一陣，追不上，但又隔不遠，打不着，狡猾得很。一個僞軍急啦，高聲吆喝，

『好！李勇，是好漢，再響一個雷！』

他明明欺負李勇正給追着，無法使雷。

李勇正跑嘞，聽見後邊吆喝他的名字，回頭一看，他們正追到一個早埋上的雷跟前，稍偏一點，踩着。李勇歡喜得了不得，忍不住也高聲吆喝：

『你就聽我李勇的雷響吧！』

這一吆喝不吃緊，三四十名日僞軍吓得膽裂魂飛，趕快往下一伏，剛剛伏到雷上，三個日鬼子玩

嗷個破肚皮，挖心肝的把戲，嚇下的往後竄。李勇說：

「我李勇的雷響吧？」

原先吶喝的那僞軍，氣不過，又回過頭來吶喝：

「好！李勇！你再響一個！」

仗着他們走的回頭路，還欺負李勇。好一個李勇，舉槍打啦一發子彈，那日鬼子，那僞軍，一散，又碰上啦一個地雷。雷聲一過，李勇挺着胸脯吶喝：

「還要不要啊？」

原來，李勇的特點，不只是各種各樣的地雷陣，不只是敵到雷到，敵不到叫敵到，敵未到雷先到，他麼，是游擊組打着，爆炸組埋着，隨機應變，看眼色行事。地雷在他手裏活啦。今兒，他看見日鬼子追捕群眾，先埋好了雷，然後自個兒去引，要在這兒粉碎日鬼子的搜山。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日鬼子也好，僞軍也好，再也不敢喘氣，搜山也停止啦。

李勇就是會出主意，就是大膽。

第九 李勇是怎麼病倒的

天黑，李勇他們到了一個山溝裏吃晚飯，正熱鬧着。你：這一個穿一身乾乾淨淨的袴褂，端着飯碗，嘻嘻哈哈。那一個跌啦筷子，笑出眼淚，說不出話。

穿白袴褂的不笑啦，說呀：

「笑，笑個鷄巴！」

那一個一吓子就吓住啦，說：

「你嫂子真待見你，給你洗得這樣乾淨，給你送來，把髒的換去啦！你別鬧謔啦！看你嫂子打你！」

旁人說：「你沒有嫂子，可有媳婦嘍。」

他說：「媳婦可沒有嫂子好嘍！」

人們又大笑開啦。那邊，爆炸組長拿着一塊大鍋渣，游擊組長搶啦它，伸手遞給指導員，指導員按它在碗底下，就追開啦。這邊，狗娃早給二拴背上畫啦個大王八，二拴要派狗娃。兩起追着，人們在一邊叫着，笑得打跌。

這個山溝裏，就只聽見笑了。呃，這些人們，愛玩愛笑，無牽無累，好樂死人啦，這樣兒，怕要

活到三百歲，頭髮也不白，牙齒也不落，還是這麼個樣兒吧！誰想到，前兩個時辰，他們臉發青，腿發紅，在和日鬼子拚死嘯，唉！

李勇的弟弟來啦，找哥哥，說他今天給日鬼子捉住，只說是小放羊的，日鬼子不注意，他溜出來啦。

「姐姐也給日鬼子捉住，沒有回來，娘直啼哭。」

衆人再也快樂不起來啦。李勇神色沒變，就是吃不下飯啦。囑咐兩口湯，放下碗，把今兒黑間要做的事情告訴中隊副啦，他和弟弟回去看娘，安慰啦幾句，也無非：

「不要着急，保養身子骨，好打游擊，她會回來的。」

不一會，又回到游擊組。走時候，叫中隊副放的哨，出的探，他檢查啦，才睡覺。整夜通沒睡好，天明啦，他告給爆炸組長：

「今兒準有一大把子汽車上來，我們要炸他個結實的。」

滾滾草草吃啦幾口飯，手裏還拿着玉菱子窩窩，催着爆炸組長走。衆人勸他：

「李勇！看你臉色！」

打游擊以來，李勇睡沒好睡過，吃沒好吃過，當暖的時候沒暖着，當涼的時候沒涼着，日晒雨淋，這還是小事，一天到晚，不是打仗，就是捉摸，黑間也常常整宿整宿的不睡覺。李勇瘦啦，臉色

黃黃兒。

李勇不聽別人的勸，才啦。

秋天快完，樹葉兒落盡啦，汽車道兒上，沒有一個人影。李勇說：

「你給我瞭着，我來埋。」

接過地雷，拿起爆炸工具，蹲在汽車道兒上，就掘。正勸掘，聽見有噠噠的聲音。爆炸組長說：

「李勇，你聽，不要是汽車上來啦吧！」

「不會的，是飛機。」

嘴裏這麼說，他自個兒動作快啦。

沒掘幾下，爆炸組長說：

「不大遠點啦，不是飛機！」

李勇不聽，還是掘。爆炸組長沉不住氣啦，臉都白啦，喊：

「李勇！快跑，上來啦！」

李勇一看，汽車真的上來啦，只離他半里地遠。再回頭一看，爆炸組長不見啦。他抱上雷，就着一倒，倒下汽車路南的低地裏。爬起來，跑着，輕輕叫爆炸組長的名字。沒有應，又跑。不行啦，前邊一塊地，漫啦三寸來深的水。再叫，還是沒有應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他跑進水裏。出啦水，到啦

乾地上，一看，連鞋也沒打濕——走得過猛，全濺起來啦。有人說：只有寸來深。有人說：真有三寸來深。——他又叫着，跑着，還是沒有應。汽車過去啦，一輛又一輛，……十幾輛，他也沒工夫敷衍，還是叫着爆炸組長的名字。

有人說：一開頭，爆炸組長和他跑啦個相反的方向，繞啦個圈，在車子地邊見的面。有人說：李勇這回慌張啦，一眼沒看見人，就跑，爆炸組長在後邊追，也輕輕叫他的名字。

和爆炸組長見啦面，他吐啦一口血，眼睛黑啦一陣，回去就躺倒啦。衆人把他送到十里地以外，一個僻靜的山溝裏去養病——他害啦重感冒。

游擊組爆炸組還在外邊活動，常派人看他，把外邊的情況兒告給他，不管什麼樣的情況兒，李勇聽見，可急壞啦。後來，人們乾脆就不告給他。

第十 李勇運動

不看你，

且看鄰，

強將手下無弱兵！

慢說李勇養病，

先說五丈灣周圍的地雷陣。

那地雷陣，

好比滿天星，

滿天星斗有明有不明，

且把明的認一認。

39

前面說過，民兵們都在學習李勇，把「李勇要變成千百萬」的歌兒唱得手癢癢的。這回日鬼子一來呀，就來啦個八仙過海，各顯其能。

一天，天氣很好，出太陽，颳着點小風。日鬼子行軍，慢得呀，像老牛一般，就走不動，一個個

耳朵都立起來啦，就像個鬼子。到啦阜平城東河灘，哈，見有個地勢兒，像有地雷！動手就拾石頭，站在遠遠兒打。打一下，爬一爬。又要破壞它，又怕它。打呀，爬呀，他爬在一個地雷上啦，地雷請他坐啦陣子飛機。別的日本鬼子還不甘心，逼着個老百姓去扒那死人摔啦一陣子石頭的地雷。扒開來，盡是沙子，盡是石頭。這是：

地雷賽神仙，

變化千萬般。

金蟬脫殼法，

誰也沒法辦。

這又叫仙人脫衣，又叫真假雷。

凹裏有片莊稼地，長着紅山藥。紅山藥，甜甜的，實在好吃。地邊又長着大蘿苣，吃啦解渴。日鬼子行軍到了那兒，坐下休息。日鬼子嘛，不吃它，還要破壞它嘍，到這啦地界，還忍得住？又想吃蘿苣，又想吃紅山藥。要吃蘿苣的，進啦蘿苣地，抹着腰兒，伸手就拔。要刨紅山藥的，到處找傢伙，好呀，一把小鋤兒端端正正掛在小樹枝兒上，他伸手去拿。這邊，蘿苣剛拔下，那邊，小鋤兒剛

到手，兩個地雷一齊響，兩個人都倒下，流盡啦全身的血，澆啦莊稼地。這是：

咱家半畝紅山藥，

一片蘿苣長地角。

閻王老子也不用摸，

一摸，地雷就發作！

西王柳口，日鬼子的集合場，空蕩蕩，平滑精光。日鬼子又鬧又曬，天天聚在場上。黑間過啦大天亮，場上照樣，一樣的平，一樣的光。日鬼子正鬧，突然人仰馬翻，人受啦傷，馬受啦傷。人離啦鞍，拖在地上，馬兒直跑，跑不出十來丈，也倒在地上。人們受驚，朝東，在東邊倒一片，向西，西邊雷又響。這是把地雷拴在日鬼子的腿腕上。

地雷好比土行孫，

鬼子到那它到那。

來本無踪去無影，

連環爆炸力量大！

挖磨頭的日鬼子司令官，關門睡覺，安安身身，無病無痛。早晨起來，精力挺旺。動手開門，門就爆炸。這叫做：

逼近設雷，

挺是要命。

鬼子驚惶，

疑鬼疑神。

沙河沿上，日鬼子走大道兒，炸啦雷；改走小道兒，又炸啦雷；又改大道兒，又改小道兒，處處是雷；鬧得他只有走回頭路，回頭路上又有雷。這叫做：

正偏道上地雷陣，

鬼子來啦就爆炸；

給他準備回頭路，
東西南北全出岔！

日鬼子走啦，雷坑旁邊，盡是血，盡是肉。第二天早上，雷坑旁邊，現出大字：

「諸君，想想流血人的妻子，再想想自己也有那麼一天！」

日鬼子兵看啦，低下啦腦瓜兒。當官兒的也低下啦腦瓜兒，就是因為他是當官兒的，就說：不行！要去抹。還沒走到，就仰面跌倒，血流地上。這是：

地雷心眼好，

勸你早明了，

你若不明了，

叫你馬上倒！

那地雷撞着汽車壓，汽車得變一陣子飛機，飛不到屎克郎那麼高，就跌下來。車上的人該着火葬囉。汽車得下下零件，零件再坐上一輛汽車，回到遠遠兒的地方兒去。這叫做：

汽車變飛機，

說來太奇異。

汽車坐汽車，

奇異又奇異，

只要有地雷，

就能玩把戲。

汽車要不變飛機，那麼，誰先下車誰該死，誰修理汽車誰該死，這種把戲，沙河沿上有的是。阜平城等啦好幾天，日鬼子沒敢去。牆上寫着珠紅大字十四個：

城裏地雷五百三，

看你鬼子那裏實？

好幾遭，日鬼子到啦城西五里地的地界兒，不敢進城，繞過城北一架大山走他娘的，又下啦幾天雨，爆炸組都急壞啦，總想到沒有那麼不怕死的日鬼子啦。

那天，剛晴，日鬼子來啦，聽說，那部隊的當官兒的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昏球兒，翻譯官外號兒叫活閻王，過啦阜平城，紮在南灣，就殺人，活活捉去，就沒有活着出來的，支隊寫啦一封信警告他，才好點子。這群日鬼子，再橫行沒有的啦。他就不信阜平城有多厲害。

到啦城邊，就挨啦雷，他還不怕，隊伍也沒停一停，就直挺挺地進城啦，只叫人收啦屍，掩啦血。

進啦城，看見街上有一處不好走，一個坑兒。日鬼子，五六百人的隊伍，這麼走呵！得有塊板搭一搭就好啦。也就剛好，道邊兒門上有扇門板，真結實，新新的，又厚，又寬，又長，又光，沒蟲眼兒，沒洞，一定挺沉。一個懂事鬼的日鬼子就去摘，一個不夠，又去啦兩個。門板下來，立着的三個，沒啦腦瓜兒，一根根噴血的肉樁子倒下啦。日鬼子收啦屍，沒掩血，他就沒有那麼沉着。

日鬼子再往前走。街邊大槐樹下，一個大鼓，鼓上寫着「中隊部」三字。日鬼子看見這鼓就生氣。這玩意兒是中隊部的，中隊部拿來幹什麼呀！還不是集合民兵！不能給他留着，——打着也響吧？一個日鬼子就走過去。別的都圍着看。敲啦兩吓，很響。拿手搬它。呀！一股烟，鼓上啦天，碎成片片；人倒啦地；死成一團。

爆炸聲一停，遠近都響響起來。日鬼子個個腿打哆嗦。這時候兒，坐坐才好。搶死的，搶傷的，再沖的日鬼子也停下啦。有的坐在台階上，有的坐東張西望的找地方兒。眼見得有間沒門扇的空房子，

靠牆一條杌凳。大概坐杌凳解乏吧，一個日鬼子就去享福。坐下去，屁股底下冒大烟啦，他飛起來，跌下去，一身好多個窟窿眼兒流血，腿沒有啦。

日鬼子再不敢待啦，趕着出城。城裏雷坑兒透的血，沒有一處給掩上的。

出啦城，休息在河灘，拾擱傷兵，吃東西。游擊組又在打槍啦。要我個地方兒躲躲槍子兒才好，一想就看見啦，原先打燒餅的棚子還立在道邊兒喇。好！鑽進去！進去啦，裏邊兒的雷也響啦。

這一吓，日鬼子膽都吓破啦，那游擊組的槍子又打得緊，日鬼子拉着隊伍就走。那兒，河灘裏，丟下止血針、罐頭、香煙。罐頭、香煙，好些人都吃來着。

地雷埋得好，

成啦如意寶；

孔明猜不着，

一想就來到。

那幾個人拾的大地雷，一炸呀，天驚地也動。日鬼子在台齡籃球場上集合，準備搜山。雷響以後，那血浸過的球場，太陽一晒，都蹺鼓兒啦。台齡村裏，牆上、柱上，盡是日鬼子一邊轟，一邊抹

上的血。這叫做：

猛勁打猛虎，

毒手打毒蛇；

鬼子發大瘋，

叫他多流血！

汽車道上，日鬼子發瘋發得太厲害，就不怕你破路，就不怕你小地雷，有一回，一塊黃色炸藥，炸得十來輛車上的日鬼子爬上土坡，嘩嘩啦整整一後晌，連屍都不敢收。

憑高用飛雷，山邊兒小道使用跑坡雷，看好退路使用拉火雷。制高點、飛機場、水邊、地邊，就各自個兒啦。

民兵都是村裏挺機靈的，所以呀，使得什麼地方兒，那雷呀，都去的。民兵就幹這樣的筆兒，專門猜日鬼子的想頭，有猜着的，有沒猜着的，慢慢兒，棒小伙子們摸住日鬼子的脾氣啦。有一宿，民兵們攪攪，人很多，上山下山，過河過橋，一個民兵跟着，跑一陣子，擠一陣子，站一陣子，人多嘛，就是這樣子，又不一馬平川呵！那個民兵倒在這時候兒想出啦埋地雷的道理啦。回家，不睡覺，

就要去埋地雷，人們說：

『累得慌，算鷄巴啦！』

他說：『不，我想嘅個好法兒。』

人們就不信有好法兒，跟他看去。他不埋河灘，不埋平地，不埋正偏道兒，不埋巷子口，他單單挑上啦一段河邊挺難走的挺窄的小道兒。人們說：

『就挑的這個呀？這個天黑就沒法走的道兒？』

他說：『可不，我要叫日鬼子在我的地雷跟前集合喇！』

第二天，日鬼子到啦，到啦，道兒難走，就擠上啦，擠够啦，雷也就響啦。爆炸手們就是這樣子。正是：

猛虎關在籠裏頭，

小人趕着大黃牛；

摸着那個小脾氣，

要叫洪水穩穩流。

日鬼子挨雷挨怕啦，就抓老鄉，綁起來，趕在前邊踩雷。這些雷還不是日鬼子挨。那老鄉們呀，看着雷是不言語的，巴不得炸響點子，日鬼子不把人當人，誰還管他挨得苦不苦。有一遭，日鬼子打法華出發，往西，抓啦六個老鄉在前邊踩雷。一路上，雷都在日鬼子隊伍當間響，日鬼子想啦想，就自個兒走前頭，叫老鄉跟着。唉，雷又挪到前邊響啦。日鬼子沒辦法，說：

「地雷偏心！」

又一遭，日鬼子打易家莊到城南莊，七里地，誰也知道，那道兒挺平，挺好走呀！日鬼子該怎樣走法？他們一齊抹下腰來，一口氣一口氣的吹土，邊走邊吹，防備地雷。

這就是日鬼子四大難處。那四大難處？要命，不行，當然，不沾。怎麼講？

橫衝直撞幹到底——要命！

立着不動待下去——不行？

抓人踩雷不頂事——當然！

抹着腰兒吹灰塵——不沾！

地雷這玩意兒，它越響。人們越精神。人們就越待見它。村幹部，區幹部見面，總是：

「你村響幾個？我村響幾個！」

打賭，競賽。常問：

「響幾個啦？我們今兒響啦嘞！」

那邊又問：「幾個呀？今兒日鬼子沒到咱村來。」

人們翻過來翻過去的晒地雷，連上還想法叫它不受潮濕，打游擊，抱着，揹着，怕它雲啦。——阜平城東，有個村子，那兒民兵待見地雷到啦極頂。

一天，天黑前，他們埋啦地雷。天黑，下雨啦。那雨呵，破壞地雷，妨礙群眾轉移，人們叫它漢奸雨。密密麻麻，下個不停！幽幽雅雅，無窮無盡。跌！

天上昏昏濛濛，

地下浙浙瀝瀝；

就不颳起點風，

吹散滿天雲氣。

爆炸手們，游擊組們，個個愁眉不展，戴着草帽，立在山頂上，直說：

「完啦！完啦！」

「李勇的地雷戰術也沒有這一條。」

「取啦雷，日鬼子下來又來不及埋。」

比他們更煩的是中隊長，他只有直摸腦瓜兒，像熱鍋上的螞蟻似地在走來走去，不知怎麼，把草帽抹下來啦，他抹上腰去，拾起來，還沒戴到頭上，他想起來啦，大聲說：

「沾！沾！」

就怎麼長怎麼短和衆人說啦一番。衆人登時滿天黑雲風吹散，歡喜得不得了，一齊跑下山去。到埋地雷那裏，一個個把草帽摘下來，給地雷戴上。你瞧！

地雷戴草帽，

人在雨裏淋！

雨下大啦，人們身上淋濕啦，才到啦有大麻葉的地方兒，頂上啦大麻葉。這群頂大麻葉的人們又上到山上。颼開小風，巴涼兒，快陰曆十月啦，人們牙齒可直打架。一個爆炸手雙手交叉，抱着胸脯，衣服濕啦，凍得西西西的，還笑嘻嘻地說：

『『『』』』勇的地雷戰術，又該加上一條啦！』
這才是：

身上冷又冷，

心裏溫又溫。

天明，剛把草帽拿開，日鬼子來啦。這些地雷，一個個都響得挺好。

第十一 李勇病是怎樣好的

數籠滿天星，

再說大月亮。

前邊說過，李勇病倒在山溝裏，是不安身的。李勇這個人就是這樣子，生不得病，叫他安安身身的賴着，比幹什麼也難。

他一天又一天，老是這麼盤算：

「弄句會員枉自栽培我啦，區黨委枉自栽培我啦，算我垮啦吧！」

想到這個，那心眼裏酸就酸酸兒的，眼淚一股股湧出來，想痛快的哭一哭。人又好強，不願痛快哭出來，拿被子蒙着臉。

晌火，人家給他吃飯，說東說西的，又好點子，人們走啦，他又盤算開啦。有工夫，他也盤算

到：

「爆竹組長心眼兒靈，游擊組長有準頭，他們也會搞得挺好。我們那一遭的地雷戰，麻雀戰，蠻子戰，他們也是參加的，都明白，不會錯。」

這麼一想，他又平平安安，心兒裏舒快得多，慢慢兒閉上眼睛睡去。

游擊組裏給他送情報來，他又兩隻眼睛一齊冒火，把蓋好的衣服被子全都擡開，要坐起來。這麼着，眼睛發黑，頭暈，控不住，又倒下啦。不管他好情報，壞情報，都是一樣。好情報嗎，他興奮，怨自個兒瞎着，急壞啦。壞情報嗎，他氣啦。

游擊組的人們說：『他就聽不得情報。多聽，得把他害死啦！』

不給他送情報啦，他又天天就心，不知道外邊怎麼着，發得慌，要人出去探去。探得含糊，他又急啦。探得清楚，那不是容易的事。他就急的時候兒多。

人們把壞情況兒，都不告他。呃，一九四三年秋冬反『掃蕩』，又挺殘酷的，那個溝，那個嶺，日鬼子不去啊！人們斷不了要挪動他，打村裏挪到山上，天黑，再把他挪回來。他呀，這工夫兒，真是挺不安身的啦。人們只好給他說，情況兒緊，不要出麻煩啦，怕老百姓不安心嘞。他就只好乾坐着。

李勇病得這股勁兒，真好比，野鳥關在籠兒裏，不是碰死就氣死。

李勇渾身燒得火炭似的，病越來越重。

要說李勇的缺點，就是這個性急，因為性急，看不清自個兒的毛病。他太猛，幹起來，連自個兒都不顧啦。人家還裝病嘞！

這時候兒，出啦兩件事兒。

縣支隊一個分隊打一區（李勇這兒是四區）轉移過來啦。叫衛生員給他瞧，吃藥。指導員知道他是李勇，分外關心。他知道，李勇要出啦事，他要爲黨負責。他們就在這兒待啦幾天。好在他們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帶活動。指導員天天陪着李勇，聊天，盡聊全縣各區的地雷戰。又勸他：

「這麼急，還養得好病啦！」

又給他聊孫猴兒。談他睡着啦才走，醒啦，又來陪着他，嘻嘻哈哈的，就不叫李勇急。李勇的病一天比一天輕啦。

沒兩天，他的妹子來看他。

那天，他妹子給日鬼子捉去，當天帶回據點。她沒有洩漏李勇的消息，還沒說她姓李，裝做村裏不懂事兒的婦女，只會作飯，鏟豬，掃地，拈鞋底，挺頑固的樣兒。一個漢奸證明她是五丈灣的婦救會主任：

「今年春期，她領頭在平陽集上扭秧歌，我親自見來着。」

她死死的說：「你看錯啦吧，我才不幹那種事兒嘞！」

日鬼子把她押起來。她當着有人的時候兒，就哭，顯出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的樣兒，又怕，又小家子氣。日鬼子不注意她啦，只當她是平平常常的鄉下姑娘。

一個白天，日鬼子大部分都出去搜山去啦。她出來，看見一大堆東西。她認得，那是日鬼子打老百姓那兒搶來的。她挑好的，打一大包，攆起，偷着出村。

跑啦半里多地，日鬼子看見啦，騎上馬追她。不叫日鬼子追上，她丟啦包，鑽啦山溝。日鬼子望啦一陣子，呃，喝啦一陣子，沒有找着她。

回來，她聽說李勇病啦，她就要看李勇去。娘說：

「這是幹什麼呀？回來也不歇歇。呃，打日鬼子那兒跑出來，吓死人啦！」

她說：「娘，不吃緊，哥哥見啦我，也放心啦！」

就那麼跑來看李勇。李勇性子強，他倒是一個好哥哥。見啦妹子，你瞧，妹子那麼爭氣，一高興，李勇的病可以說是好啦。

有人說：李勇的病，和他妹子給抓去有關係。說他就怕妹子不爭氣，所以嘛，他一夜闔不上眼，第二天大早起就要去埋雷炸日鬼子汽車，沒炸着，還差點兒出危險，才吐血，才癱倒的。

他癱着，還有說聽見他說夢話：

「呃，你就不爭氣！你知道你不爭氣，跑得遠遠兒不叫日鬼子抓住好啦！」

所以嘛，一見妹子回來，又那麼爭氣，就那麼舒快，一件天大的就心事放下啦。病就好啦。就是，李勇他不這麼說。

病好啦，他跟指導員商量：游擊組在南邊活動，縣支隊去北邊活動，每天交換情報。縣支隊向北
移駐五里，他回到游擊組。

第十二 猛得吓死人

當天黑間。日鬼子合擊他們。李勇他們差點兒一個兒也跑不出來。這一遭，就甭有決心，就靠猛。李勇是一個智勇雙全的人。李勇帶的民兵，一個個也是够膽的。

日鬼子趁着天明前那股黑勁兒，打溝裏進來的，放的哨沒瞭着。李勇攆着槍出來，到樹林裏大便，發現啦。中隊副把民兵拉出來，正上山，群眾非常恐慌，腿打哆嗦，急忙找不着道兒走。日鬼子看見山上有人也不理，直往前挺。李勇說：

「壞啦，這狗鷄巴食的，要幹什麼呀？」

趕快把槍端在手裏，輕輕兒地告辭衆：

「上山，上！別怕！」

打算：「日鬼子發現我，我先開槍。稍等等再走。」

群眾見是李勇，都沉住氣啦，順山坡往上爬。日鬼子到啦離李勇五六丈遠的那兒道上，李勇還在林子裏。山上人都就心李勇，中隊副急啦，都叫：

「李勇！李勇！快上來，不行啦！」

聽人們叫他的名字，李勇好煩。

「你們還就心日鬼子不知道我在這裏呀？」

他還不走。直等群眾都上去啦，他才離開。

這是照李勇自個兒說的，人們還有一個說法。說是日鬼子前頭的漢奸先到，拿槍比着李勇，李勇也拿槍比着漢奸，誰也沒開槍，直等人們走完啦，李勇才把漢奸打死，撤啦。還說他拿的是地委書肥獎給他的盒子槍。老實的，李勇那時還沒得到那枝盒子槍嘞。

李勇到啦山上，追上民兵，繞啦幾個高崗。李勇的意思：下山，過汽車路，到河南邊打槍，牽制着，免得羣衆受制。在河北邊，不光掩護不了羣衆，還控不住的。都同意啦。中隊副說：

「你們先走吧，我上去瞭着點子。」

說罷，他提着槍上山去。李勇他們在山下走，這時候兒，天氣明一點子啦。

分明日鬼子早進村啦，就沒聽見一聲槍。這是幹什麼呀？李勇一想：

「不對！」

回頭叫中隊副：

「你快下來吧！」

中隊副沒理他。李勇叫衆人快走，他立啦一立，還要叫中隊副。

隊副剛到山頂，打梁那邊伸出一隻手來，抓住他的衣領。——日鬼子比他先一步到啦那兒。中隊副知道精啦，靈醒一登，使開大勁兒，翻身就這麼一仰，倒下山去。

這一倒，那日鬼子眼睜睜看着，忘啦打槍，愣住啦。這股勁兒，好比當頭挨啦一吓，好比開門見虎，好比他見着民兵劈面給他一刀。這猛兒，那會見過？難道那中隊副不是肉長的嗎？山又那麼高！衝鋒，迎着機關槍，那是向前，盼着打垮敵人！這是什麼？這是勇敢民兵的節操。老子這條命，寧願撞死，不給抓住。

趁這工夫，李勇他們一衝下去，拉着中隊副就跑，一窩蜂似的，這就是一群虎跑開啦。這時候兒，你要堵得住他才怪。你瞧，一個個提着槍，說他是滾不是滾，說他是跑不是跑，一捲，上啦山，轉眼就不見啦。

一衝，他們過啦汽車路，到啦沙河邊。

衆人叫聲：「噢呀！」

李勇還說嚇：「這是爲什麼？」

衆人見河裏有冰啦。有人就要脫靴下捲褲腿，有要脫褲子的。他們這聲喚呀，是嫌天氣太討厭。

李勇說：「過吧，別待着，讓日鬼子敲死！」

他說着就走進水裏去啦。衆人、你瞧，棉褲也顧不得脫，顧不得捲一捲，有一個脫下鞋，正脫襪

子的，襪子不脫啦，拿着鞋，提着槍也下水啦。你瞧，這時候兒，只聽得見嘩嘩嘩嘩的聲音，轉眼，過啦河，跳進渠道。這才是民兵嘛！跳進渠道，棉褲都結冰啦。

渠道裏躲着一個老百姓，嚇得白啦，給李勇說：

「你們呀，好大的膽子！就擦着日鬼子身邊過來的呀！不要命呀！」

李勇鬧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兒，那人用手一指：

「你瞧！那不是！」

李勇抬頭看去，就在他們下水的地方兒幾丈遠，有塊葦子地，那裏端端正正坐着二三十個黃衣日鬼子。這回事呀，叫李勇也打啦一個冷格生。——難道那是死屍嗎？難道那是草人，吓雀子的嗎？他們是有槍的呀，活的呀！——原來，李勇他們突然的動作，讓他們想不到，等他們想到啦，拿槍來打，這邊早就進啦渠道。說着一排子槍，攆着堤飛過來。

李勇說：「打！」

衆人說：「打不得，槍灌沙啦。」

李勇檢查，果然灌啦沙，就說：

「快擦，擦啦打！」

日鬼子趁着他們沒還槍，下水過河。有的說是太近，日鬼子聽見啦他們說的話。過到河當間李勇

的槍響啦。——李勇的槍是不會灌沙子的，他保護他的槍，就像保護他眼珠子一樣。——這邊槍響，那邊倒啦一個日鬼子在水裏，翻血水。別的一哄就回去啦。

第十三 英雄榜上第一名

這樣子，李勇堅持着一天比一天殘酷的反「掃蕩」，從不洩氣。地委書記拿啦一枝盒子槍，寫啦一封信，獎勵他。縣裏又給他轉交來一面日本旗，那是一百多里以外，平山縣，青年英雄賈玉，打日鬼子繳獲來的勝利品，送給他，表示對他的尊敬。李勇幹得更猛啦，除啦地雷，還拿着那枝盒子槍，領着游擊組，爆炸組，打伏擊。到平陽去襲擊日鬼子，還摸進平陽去救五丈灣的村幹部。日鬼子完全灰心啦，再也不到五丈灣來找李勇。

反「掃蕩」結束，快到年底。過啦年，晉察冀召開各級群英會。村裏區裏選他到縣。他想：

「這一回，還不丟人吧！」

在縣裏的群英會上，他看見啦王快的爆炸手劉玉振。他知道，劉玉振在反「掃蕩」前就宣佈過：「向李勇看齊！」哈，他四進平陽，三炸敵人，是一個抱着地雷跑，追着日鬼子炸的脚色！響啦一百零六個地雷。在專區群英會上，他又看見啦神槍手李殿冰，勞動模範老英雄胡順義。邊區群英會上更多啦，一百零四個英雄模範。看見啦給僑軍叫做孟良的爆炸專門，又看見啦送旗給他的賈玉，還有子弟兵英雄鄧士軍，子弟兵母親戎冠秀。每一個都報告啦自個兒的模範事實。

發啦英雄榜，他是地方英雄第一名。黨政軍民聯合決定，稱他做邊區爆炸英雄。

那入山人海看英雄，看那社火呀，獅子、老虎、檳榔、小車、旱船、高蹺、小戲、長槍、短刀、秧歌舞，都來鬧紅火，黑間還唱戲，放起花；邊區黨政軍民給英雄拜年；各村老百姓擠來擠去，幾天就不斷。紅火、光榮，就不用說啦。正是：

人窮志不窮，

莊戶變英雄。

鄉親走來看，

臉上笑融融；

上級走來看，

誇他立啦功；

戰士誇他猛，

小孩看花紅；

都笑大軍閥；

是條大長蟲！

害死千萬人，

自個稱英雄！

有嘍共產黨，

莊戶多威風！

這裏說，大會上號召所有戰鬥英雄都要成爲勞動英雄，所有勞動英雄也都要成爲戰鬥英雄。邊號召各個英雄要和群眾聯系，不要驕傲，推廣英雄運動。

李勇啊，別人講話，他心裏發慌，頭也抬不起來。他自個兒和他游擊組羅神槍手還遠嘯！在勞動上更差勁兒！回家去怎麼作呀？好像別人的話就是對着他說的。他也站起來，發啦言，挑啦戰，報告啦計劃。報告啦，他心裏更煩啦，打縣裏群英會起，他見着的英雄們，那一個是弱的？劉玉振就是個又有辦法又拚命的小伙子！賈玉就不用說啦！人家爆炸專門埋一個響一個，在敵佔區那樣的環境嘛！李殿冰該是神槍手第一的啦，又不盡是自個兒好，人家對人就和他氣，政治上比誰也強！鄧士軍是軍隊上的，不用比吧。老英雄胡順義，那套作風，自個兒就別想和人家比！

他心裏煩，就不說出來，表面上還挺快活似的。

五天，開罷會，他牽着獎給他的那一頭大驢子回家去。在路上，邊走邊捉摸。他聽見人們唱開啦一隻新歌子：

就在那年，死，那年，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

李勇變成了千百萬，

千百萬的李勇，

出現在大道兒，小道兒邊。

滿山遍野，響起了雷聲，

快槍又打在大小山頂。

敵人走路呀不敢走，

不走不行！就抹着腰兒吹灰塵。

又假又真，又真又假，

山藥蘿蔔也會爆炸。

敵人進村呀莫亂抓，

伸手一抓，那桌子板凳也咬他。

炸了就跑，跑了又炸，

地雷還鑽在鼓底下。

正道有雷呀不敢走，

走那偏道，那偏道雷聲更可怕。

水邊地邊，超道兒旁，

地雷還跑到制高點上。

敵人住下呀也害怕，

天亮開門，那脚下冒火就爆炸。

神奇的雷，古怪的槍，

千百萬的李勇，

鬧得敵人心發慌！

打得更準，炸得更響，

千百萬的李勇，

一天一天更強壯！

聽見一連唱，算啦，哈，過一村，唱一村，都在唱嘯！又不是人家歡迎他，人家自個兒唱嘯。

李勇往家裏走，碰見熟人，也不敢叫。

本來嘛，當一個英雄，不是件容易的事兒。

李勇又勇敢，又有辦法，肯捉摸，負責任，日鬼子怕他，人們擁護他，他真是一個英雄。就是他心裏挺煩，怕搞不好，也是對的。他呀，就是怕人說他驕傲嘯！他又不大能夠看得清楚自個兒缺點的人。你瞧，他這麼難受，到家啦，還是難受嘯！

李勇爆炸運動後來開展得一天比一天好。民兵們是會打李勇那兒學到許多東西的，就算一直下去吧，也是這樣。

李勇大擺地雷陣

作者 邵子南

發行 大眾書店

印刷 大眾印書館

經售 各大書店

(實價 元)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再版

大衆書局

BC
1
46.7
16